

从言说义动词到语气词

——说上古汉语“云”的语法化

谷 峰

提要 上古汉语的语气词“云”可以表示“听说”义和不确信义。语气词“云”是从“内容宾语(+NP)+云”中的言说义动词“云”虚化来的,认知上的前景凸显是动词“云”发生语法化的动因。跨语言证据显示“言说义>转述义>听说义>不置可否义>不确信义”是一条具有共性意义的语法化路径。

关键词 云 语气词 言说义动词 前景凸显 语法化路径

1. 前人研究的回顾:语气词“云”的语法意义

卢以纬《助语辞》、王引之《经传释词》、杨树达(1954)、裴学海(1954)及何乐士等(1985)都讨论过上古汉语的语气词“云”。说到“云”的表义功能,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中没有解释,只说它是“语已词”,杨树达(1954:451)认为“云,语末助词。无义。”这样的释义无助于揭示“云”的语法意义及其在上古语气词体系中的地位。南宋的洪迈注意到语气词“云”的表达特点,他说:“予观《史》、《汉》所纪事,凡致疑者,或曰‘若’,或曰‘云’,或曰‘焉’,或曰‘盖’。”(参看《容斋续笔·卷七·迂固用疑字》)例如:

- (1) 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史记·孝武本纪》)

洪迈的论述和引例告诉我们:

- a. 语气词“云”在两汉时期(特别是史书里)很常见;
- b. 它常表达一种不确信、不肯定的语气。

近 20 年来,国内古汉语学界基本认同这种观点。王克仲(1998)在《助语辞集注》中指出:“‘云’字缀于句末,表示上所言为未确之辞,多属传说、或然、拟测之语。”洪波(2005:187)认为语气词“云”表达一种不能肯定的语气,“有‘据说如此’的意思”。

关于语气词“云”的来源,洪波(2005:187)曾有提及,他认为语气词“云”是从言说义动词“云”虚化而来。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云”的语法化过程。

2. 语气词“云”语法化过程:历时考察

传世文献中,言说义动词“云”始见于《尚书》,例如:

- (2) 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隤。(《尚书·微子》)

马融注:“云,言也。”周秉钧《尚书易解》:“云,谓也。”先秦文献里动词“云”带对象宾语仅此一例,很不可靠。“云”最常见的用法是直接带内容宾语。“云”后的引语通常是转引或重复已有的话(李佐丰,2004),较早见于《诗经》、《论语》:

- (3)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诗经·小雅·雨无正》)

(4) (卜偃)对曰:“童谣云‘丙之辰,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鹑之贄贄,天策焯焯,火中成军,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左传·僖公五年》)

例(3)、(4)中,“云”是核心动词(head verb),带直接引语,言说义明显,这种语义句法框架不利于动词“云”向语气词虚化。从语法位置看,语气词“云”位于句尾,所以动词“云”在语法化为语气词之前应有后置,并且语义弱化。我们在春秋战国之交的文献里找到了动词“云”后置的用例,如:

(5) 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左传·僖公二十九年》)

(6) 范献子谓魏献子曰:“与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实云。虽有后事,晋勿与知可也。”(《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上述用法属于宾语临时易位,传统上一般叫“倒装”。就这两例来说,倒装是为了强调内容宾语。Haiman(1985)指出,把当下要强调的部分先说出来,把不太重要的部分后移,是一种十分常见的信息包装策略。通过易位,内容宾语成为注意的焦点(figure),而“(NP+)云”退隐为背景(ground),不再是注意的中心。表现在句法、语义上,就是“云”的动词范畴性削减和词汇意义虚化^①。因此,前景凸显(figure saliency)是“云”语法化的动因^②。下面一组句子,“云”处在一个单句中,内容宾语和“云”之间没有成分隔开,“内容宾语+云”无法说成“云+内容宾语”,这样的句法框架更利于“云”向语气词虚化,例如:

(7) 岁云秋矣,我落其实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8) 子成曰:“日云莫矣,寡君须矣,吾子其人也!”(《左传·成公十二年》)

(9) 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

这类句子,在汉代文献中我们也能见到一些,例如:

(10) 然则曷用?枣栗云乎?股修云乎?(《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

进一步观察可发现,“云”的内容宾语都是言及的对象、谈话的主题,不是原封不动地引用一段话,它们都可看作间接引语。广东廉江方言里,言说义动词“讲”间接转引他人话语时,就可以直接出现在引语后,如:“‘出来正,抑无出来就做你世界’讲”(林华勇,2007)。

春秋战国之交,“云”的内容宾语都是比较短的名词成分。而进入战国以后,“云”前的内容宾语全由动词性结构充当,句子的语义重心逐渐有前移的倾向,例如:

(11) 然而吾弗为云者,岂不为过谋哉?(《战国策·赵策三》)

(12) 六月,雨。雨云者,喜雨也。(《谷梁传·僖公三年》)

(13) 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大戴礼·曾子天圆》)

这时“内容宾语+云”由临时易位的松散结构凝固为一个比较紧凑的格式,根据是“内容宾语+云”可以做紧缩复句的分句,例如:

(14) 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孟子·万章下》)

裴学海(1954)把这个“云”说成是“句中助词”,我们认为这个“云”仍然是动词,赵岐《孟子注》把“入云”释为“亥唐言入”。“云”和内容宾语之间的边界消失,结合得更加紧密,这为“云”向语气词演变提供了句法上的基础。

另一方面,“云”的词义虚化度更深,已不足以明确、充分地表达言说义,所以要加上动词“曰”来补偿言说义的弱化^③,形成框式的“曰‘……’云”结构,该结构整体上有转引他人话语的功能,始见于《墨子》、《孟子》等战国文献,例如:

(15) 夫曰“有命”云者,亦不然矣。(《墨子·非命中》)

(16) 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孟子·万章下》)

(17) 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庄子·秋水》)

上一组例子中“曰‘……’云”的述谓性不强,它们依然以作话题为主,即使成句也依赖对举的语境,如例(16)。到了战国后期,“曰‘……’云”结构的述谓性增强,“曰”前可以有施事,“曰‘……’云”不依赖语境也可成句:例如:

(18) 庸客致力而疾耘耨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畴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19) 凡鬼恒执匱以人人室,曰“气我食”云,是是饿鬼,以履投之,则止矣。(睡虎地秦墓竹简,《日书》甲种之《诘》)

“曰‘……’云”的出现在“云”的语法化过程中具有阶段性意义:“曰”的加入本来是为了抵消“云”的虚化,但在客观上却加快了“云”虚化的步伐。从语义上看,“曰”和“云”在言说义上重复,所以完全分担了“云”的言说义,言说义完全虚化后,“云”通过吸收整个结构的功能,发展为转引话语的标记(quotative marker);在句法上,“曰”是核心动词,且例(11)-(19)中内容宾语全是动词短语,随着语义重心转移,动词“云”背景化,被重新分析为一个后附成分。

虽然“云”在词义上虚化,在句法上粘着、定位,但它还不是典型的语气词,因为:1)“云”的搭配有限,只和表言说义的“曰”呼应;2)成句时“云”后边还有语气词;3)“云”既能与肯定语气词“也”同现,又能与反诘副词“岂”同现,表明“云”自身没有独立的语气意义;4)语气词所在句子有表述性,语法功能不能降级,而“曰‘……’云”可以用作话题。5)语气词所在的句子可以是否定句,如“天下皆曰其力也,不曰其命焉。”(《墨子·非命中》)而“曰+内容宾语+云”未见有否定式。

战国时期产生的“曰‘……’云”框架^④,汉代以后逐渐成为一个范式,其中的“云”向语气词阶段又迈进了一步,因为:1)“云”后一般不再有语气词;2)“曰‘……’云”只用于陈述句,不能降级为话题;3)“曰”的主语不是第一、二人称。西汉文献中有很多典型的例子,例如:

(20) 轩辕直首黄天号,故曰“黄帝”云。(《春秋繁露·三代改第二十三》)

(21) 齐、赵共立周市,市不肯,曰“必立魏咎”云。(《史记·秦楚之际月表》)

(22) 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礼记·乐记》)

(23) 民人俗语曰“即不为河伯取妇,水来漂没,溺其人民”云。(《史记·滑稽列传》)

“曰‘……’云”格式的语义表达模式可以概括为[信息来源+信息内容+获取途径]。“主语+曰”交待信息来源,“云”交待信息获取途径,即听说(hearsay)。通常“曰”的主语是明确外显的,转述人是隐含的,以主语为取向(subject-oriented),信息来源比信息获取途径要凸显,所以例(20)-(23)中“云”只能理解为转引标记。转引标记“云”不限于和典型的言说义动词“曰”搭配,还可以和书写动词、言语行为动词甚至知觉动词搭配,例如:

(24) 故其记曰“时养日”云。(《大戴礼·夏小正》)

(25) 名大宛马曰“天马”云。(《史记·大宛列传》)

(26) (子贲)送冉求,因诫曰“既用,以孔子为招”云。(《史记·孔子世家》)

(27) 上大说,乃著令“令太子得绝驰道”云。(《汉书·成帝纪》)

(28) 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贾谊《新书·修政语下》)

例(28)颇具启发性,句子主语和转述人重合,核心动词是“闻”,这种情况下,句子以转述人为取向(speaker-oriented),信息获取途径这一语义关系得以凸显,但此时“云”还不表“据说”义,因为“听说”义是由“闻”来表达的,而且“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是话语内容。表转述义的“云”要进一步引申出“听说、据说”义,首先要使句中表达信息来源的成分退隐,其次要让转述

内容突破话语内容的限制。请看例句：

(29) 言奉光初生时，夜见光其上，传闻者以为当贵云。后果以女故为侯。（《史记·建元以来诸侯者年表》）

(30)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31) 一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凡人为变，皆属皇极下人伐上之病云。（《汉书·五行志》）

“曰”本来表达言说义，但这组例子中主语不出现或采用无定形式，且转述内容不是话语内容，而是与谈话内容相关的事件、状况，这使得动词的言说义被排斥；而且转述内容部分都是很长的复句，它们是说话人关注的焦点，“（主语+）曰”背景化为一个引入成分（introductory particle），甚至弱化到可以在句法上删除的地步。如下面一组例子中“（主语+）曰”就不出现了：

(32) 孔子尝过郑，与子产如兄弟云，及闻子产死，孔子为泣曰：“古之遗爱也！”（《史记·郑世家》）

(33) （条侯）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剧孟行大类朱家，而好博，多少少年之戏。（《史记·游侠列传》）

(34) 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史记·周本纪》）

(35)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畴，祠白帝，其牲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一云。（《史记·封禅书》）

(36) 于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益发戍甲卒十八万酒泉、张掖北，置居延、休屠以卫酒泉，而发天下七科适，及鞬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而拜习马者二人为执驱校尉，备破宛取其善马云。（《史记·大宛列传》）

这样“云”就完成了向“听说”义的引申^⑤。

表“听说”义的“云”有以下使用特点：

1) 作为典型的语气词，它可以容纳否定形式：

(37) 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武帝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史记·孝武本纪》）

2) “云”所在的句子大多是篇章中的陪衬信息，不是叙述的主线。如例(34)只是武王伐纣事件中的一个场景。Palmer(1986)指出，说话人在说一段话时，总是优先采用亲见、亲闻的信息，一般把二手信息(second-hand information)摆在次要位置。这就可以解释“……云”为何总是用作插说句、追补句。

3) 表“听说”义的“云”属于非亲见传信范畴(non-visual evidential)，转述的内容都是说话人未亲历、亲见的事情。例如：

(38) 五年，秦将王翦、蒙武遂破楚国，虏楚王负刍，灭楚名为郡云。（《史记·楚世家》）

(39) 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史记·大宛列传》）

(40) 公稽海外有东鯤人，分为二十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汉书·地理志》）

语气词“云”还可以表示说话人对事件采取中立的态度，例如：

(41) 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史记·夏本纪》）

(42) 周武王时，侯伯尚千余人，及幽、厉之后，诸侯力攻相并。江、黄、胡、沈之属，不可胜数，故弗采著于传云。（《史记·陈杞世家》）

(43)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余万云。（《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44) 彼无异故，智略绝人，独患无身耳。得摄尺寸之柄，其云蒸龙变，欲有所会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辞

云。(《史记·魏豹彭越列传》)

(45) 其射,见敌急,非在数十步之内,度不中不发,发即应弦而倒。用此,其将兵数困辱,其射猛兽亦为所伤云。(《史记·李将军列传》)

这一组例子都是因果、条件复句,前一分句在语义是结果、推论得以实现的客观条件,“云”用于后一分句中,表达“不置可否”或“客观情势使然,与说话人无关”之义。

“云”的“不置可否”义是从“听说”义引申而来。例(38)-(40)中,有“听说”义的“云”表现的是说话人和所述事件在时间、空间上有距离;在例(41)-(45)中,“云”表现的是说话人和事件的心理距离。这一语义转变的动因是隐喻(metaphor)。

“不置可否”义(A义)又引申出“不肯定、不确信”义(B义),B义单向蕴含A义,B义的信息量和主观性都大于A义,从“不置可否”义到“不肯定、不确信”义是基于“不过量原则”的一种引申(参看沈家煊,2004)。“云”表不确信心义时在语法形式上也有其特点:1)能和“盖”、“若”等推度义副词共现;2)不能和表确信语气的“也”、“矣”、“已”和表示疑问语气的“乎”连用。以下是“云”表不确信心义的用例:

(46) 其明年,郊雍,获一角兽,若麋然。有司曰:“陛下肃祇郊祀,上帝报享,锡一角兽,盖麟云。”(《史记·孝武本纪》)

(47)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史记·孔子世家》)

(48) 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史记·伯夷列传》)

3. 从跨语言的角度看“云”的词义引申模式

“云”的词义引申模式可概括如下:

言说义 → 转述义 → 听说义 → 不置可否义 → 不确信心义

该演变模式中的步骤可以得到跨时代、跨语言和跨方言证据的支持:

1) 言说义 > 转述义。北京话里“说‘……’说”句式的后一个“说”起引语标记的作用(刘一之,2006)。日语转述/传闻助词“という”源自言说义动词,独龙语的 wa³¹ 转述后缀也来源于表说话义的动词(杨将领,2004)。

2) 转述义 > 听说义。据 Heine & Kuteva(2002:265)的报道,Lezgian 语的“luhuda(有人说)”和英语的“They say”都引申有“听说”义;Nordlund & Pekkarinen(2003)提到,在19世纪芬兰语语法著作里,副词 muka 只有引述用法,现代芬兰语里 muka 发展出“传闻”的意义。类似的演变在汉藏语系语言和汉语方言里也能见到:羌语的言说动词 ji 虚化为表“听说”义的后缀-i(LaPolla,2003),香港粤语里的句末助词“喎”是“话”(表言说义)和“啊”的复合形式(Chao,1947),表示“重述所闻”义(张洪年,1972:178)。

3) 听说义 > 不置可否义 > 不确信心义。“听说”义的主观化在不同语言、方言里表现各不相同,但大体上说都和不确定性的态度有关。芬兰语的 muka 含有一种讥讽的语气,羌语的-i 可以和表示推度义的后缀连用表达不肯定的语气;广州话的“喎”带有“不一定同意”的意味,用于反诘语境时表大不以为然,例如(引自麦耘,1998):

(49) 你都唔谗下,会有咁平嘅正斗嘢喎!(你也不想想,会有这么便宜的正牌货吗)

海南屯昌闽语的句尾词“讲”能表达意外、揣测的语气(钱莫香,2002:188):

(50) 喂,伊都去去喽讲。(噢,他怎么已经去了)

(51) 许间楼映起来是 ve⁵⁵ 崩啦喽讲。(那幢楼看起来是像要倒掉的样子)

附 注

- ① 杨树达(1954)把“其音云”的“云”看作指代词,这可看作“云”动词性减弱的旁证。
- ② 洪波、赵茗(2005:44)曾将认知上的前景凸显视为语法化的一个重要动因。
- ③ 叠架形式的出现往往意味着先前简单形式的意义已十分虚泛。如英语里 *iterate* 的虚化使其不足以表达“重复”义,所以要加 *re-*前缀,后来连 *reiterate* 也虚化了,就得说 *reiterate again*(Bybee,2003:157)。
- ④ 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类“曰‘……’云尔”句式:
子曰:“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孟子·公孙丑下》)
俞敏(1987:44)认为“云尔”就是“云然”,当“这么说”讲。这类句式和“曰‘……’云”的形式相近,也用于转引他人话语,但二者产生途径不同,“曰‘……’云尔”中“云尔”不是易位句,而是后加上的补说句,本文讨论的“曰‘……’云”在形成过程中可能受到该形式的类推。
- ⑤ 何乐士等(1985:756)概括得很精彩,他们认为“云”是“对口耳相传的事情,只作客观的叙述,而不表示主观上的肯定与否”。

参考文献

- 何乐士 敖镜浩 王克仲 麦梅翘 王海菜 1985 《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
- 洪波 赵茗 2005 《汉语给予动词的使役化及使役动词的被动介词化》,载沈家煊、吴福祥、马贝加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二),商务印书馆。
- 洪波(主编) 2005 《立体化古代汉语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 李佐丰 2004 《古代汉语语法学》,商务印书馆。
- 林华勇 2007 《从廉江方言看汉语言说义动词的语法化》,《中国语文》第2期。
- 刘一之 2006 《北京话中的“(说):‘……’说”句式》,《语言学论丛》第33辑,商务印书馆。
- 卢以纬著 王克仲集注 1988 《助语辞集注》,中华书局。
- 麦耘 1998 《广州话疑问语气系统概说》,纪念《方言》杂志创刊20周年学术研讨会,成都。
- 裴学海 1954 《古书虚字集释》,中华书局。
- 钱莫香 2002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
- 沈家煊 2004 《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外语教学与研究》第4期。
- 王引之 1985 《经传释词》,岳麓书社。
- 杨将领 2004 《独龙语的情态范畴》,《民族语文》第4期。
- 杨树达 1954 《词诠》,中华书局。
- 俞敏 1987 《〈经传释词〉札记》,岳麓书社。
- 张洪年 1972 《香港粤语语法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Bybee, Joan 2003 Cognitive processes in grammaticalization. In M. Tomasello (ed.)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Volume II.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145-167.
- Chao, Yuen-Ren(赵元任) 1947 *Cantonese Primer*(粤语入门).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aiman, John 1985 *Natural Syntax: Iconicity and Ero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eine, Bernd and Tania Kuteva 2002 *World Lexicon of Grammatic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2003 *Evidentiality in Qiang*, In A. Y. Aikhenvald and R. M. W. Dixon(eds.), *Studies in Evidentiality*,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63-78.
- Nordlund, Taru & Heli Pekkarinen 2003 Finnish muka ‘as if, supposed’: from quotative to dubitative, paper presented at ICHL16, of Københavns, 11th-15th August.
- Palmer, F. R.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谷峰 天津 南开大学文学院 300071)

Key words: Sanskrit-Chinese comparative analysis, topic-shift marker, typological correspondence

GU Feng, From saying verb to sentence-final particl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un* (云) in Archaic Chinese

As a sentence-final particle in Archaic Chinese, *yun* (云) is a hearsay evidential marker, and often carries the speaker's dubitative attitude. It evolved from the saying verb *yu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passage being quoted (+ NP) + *yu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yun* (云) is cognitively motivated by the mechanism of figure salience. "Saying > quotative > hearsay > noncommittal > dubitative" is a cross-language path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yun*, sentence-final particle, saying verb, figure salience, grammaticalization path

FU Yiqin, ZHAO Jiadong, The source and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temporal adverb *zhengzai* (正在)

There are two possible sources for the temporal adverb *zhengzai*: (1) the construction "*zheng* (正) + *zai* (在) + VP + *zhishi* (之时)" omitting the temporal phrase *zhishi*; (2) the construction "*zheng* + [*zai* + O] pp + VP" omitting the locative noun O. The paper offers a find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a) "*zhengzai* + VP" bears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b) "*zheng* + *zai* + VP + *zhishi*", rather than with (c) "*zheng* + [*zai* + O] pp + VP". It finally elucidates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zhengzai* in comparison with another temporal adverb *zhengdang* (正当).

Key words: *zhengzai*, *zheng*, *zhengdang*, grammaticalization, analogy

FENG Li, From main predicate to aspect particle: A case study of "V *kuai* (快)" in the northern Wu dial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s, cour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postverbal aspect particle *kuai* from the original main predicate in "V *kuai*" in the northern Wu dialects. It proves that *kuai* is a particle grammaticalized from an adjective denoting immediate future aspect in the sentence-final position, instead of a postverbal adverb. Although it is peculiar in its grammaticalization that the original form is not the V2 in a serial verbs construction, it is nonetheles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neral ru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

Key words: main predicate, aspect particle, grammaticalization, northern Wu dialects

WANG Yunlu,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prosodic motivation in the formation of some disyllabic words

It is a principle of using Chinese words to consider the syllabic equity and harmony on condition that clarity in expression has been ensured. The diametric quadrasyllabic structures in Chinese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prosodic harmony. This accounts for the facts that in Archaic Chinese such structures served as basic sentence patterns and that in some cases three synonymous words were bound altogether to form a diametric structure. Within the quadrasyllabic structure, re-syncopation under prosodic motivation is one of the mechanisms to form disyllabic words.

Key words: quadrasyllabic structure, meter, prosody, syncopation

SU Baorong, On the size, hierarchy, blending and variation of morphemes

Morpheme is the smallest unit for syntactic forms as well as semantic structures,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semantics and particularly in Chinese lexicology. However, the understanding of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nalyses of its functions and variations are still vague and too general. Morphemic analysis is the key in distinguishing disyllabic or polysyllabic simple words (mainly binomes) and compound words (mainly compounds) and also in 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 of compound words. Two points deserve notice in analyzing morphemes: (1) the size and hierarchy of morphemes; (2) the blending and variations of morphemes in forming compounds.

Key words: morpheme, size and hierarchy, blending and variation

